

永頼同功

林仁清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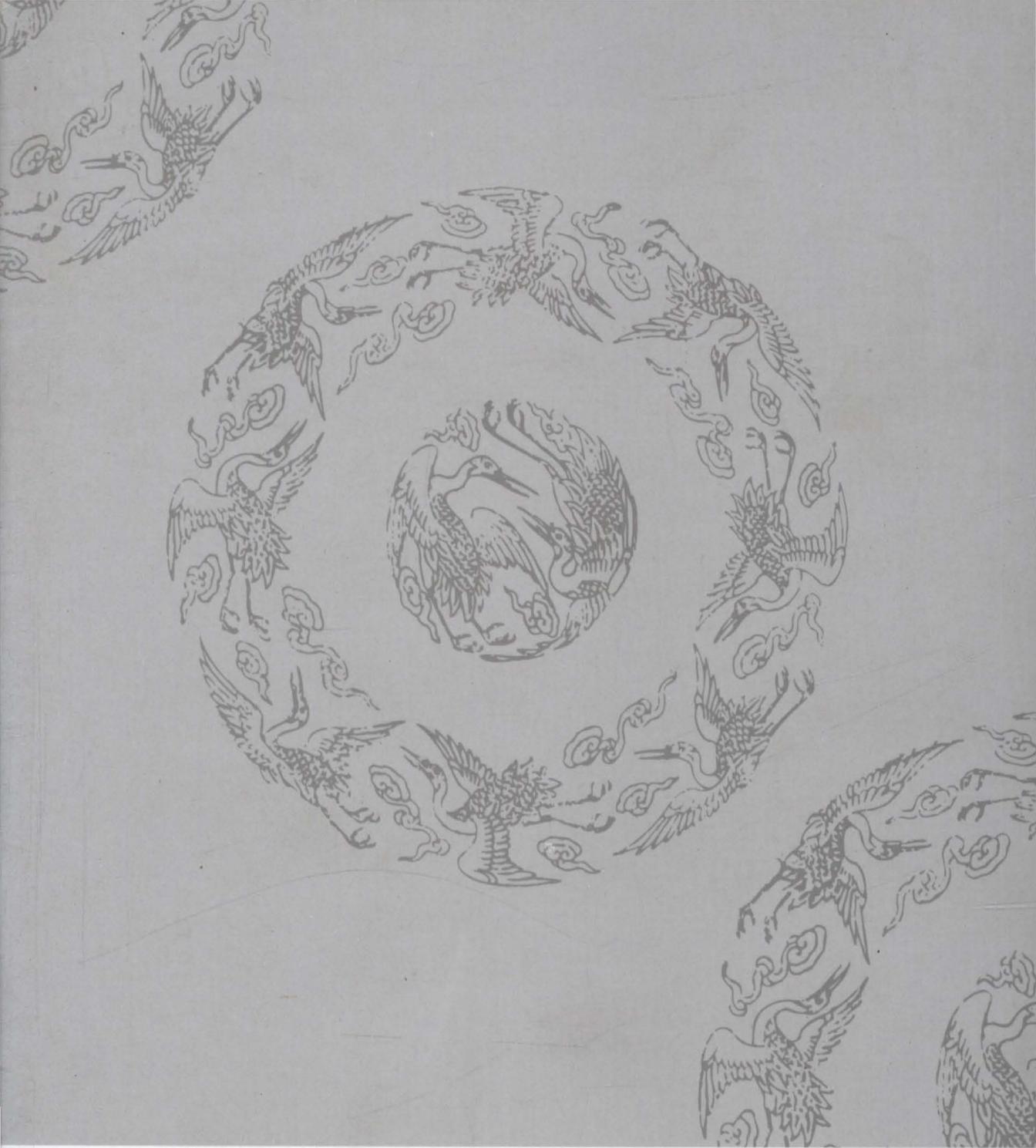
吉林文史出版社

歷史
水說

永賴同功

林仁清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歷史
小說

ISBN 978-7-5472-3753-3



9 787547 237533 >

定价：40.00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赖同功 / 林仁清著.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5472-3753-3

I. ①永…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18926号

YONG LAI TONG GONG

永赖同功

著 者 林仁清
出 版 人 孙建军
策划编辑 张城伟
责任编辑 陈春燕
装帧设计 成都圣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网 址 www.jlws.com.cn
印 刷 成都市天金浩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 / 16
印 张 16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6年12月第一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2-3753-3
定 价 4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张三才

林仁清先生的新作《永赖同功》即将出版，要人作序。因我是始作俑者，相关人员要我善始善终，派给我写。不好推却，只能唐突落笔。

这部长篇小说取材于四百多年前，发生在马边历史上的真实故事。

这是一曲官民和谐、民族融合的千古绝唱，是一首励精图治、开拓进取的万代颂歌，更是一个两袖清风、廉洁从政官员的历史存照。

文学源于生活，更高于生活。以汪京为主人公的这段故事，泯灭于大小凉山的历史长河里，转瞬之间便是四百二十多年。然而，“汪公路”的故事，却在小凉山麓的马边口耳相传，妇孺皆知。挖掘本土历史，传承优秀文化，将之公诸于世，弘扬积极健康的精神，成为既难能可贵而又迫在眉睫的大事。

记得是在2014年初春，我在关注荞坝生态风景旅游区开发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到“汪公路”和“永赖同功”这两处故事紧密相联的历史遗迹的重要价值。通过查阅相关历史资料和走访一些古稀老人，深有感触：我县这两处得天独厚的历史遗迹，是一曲官民鱼水情的千古绝唱，是一个典型的廉政教育示范基地，更是一处集历史和人文为一体的、具有极大开发价值的旅游景点。

这个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朝廷在派兵平息“三雄之乱”后，决定“增设马湖府安边厅，城赖因乡，御名新乡镇”，并派正四品官员汪京（字佳山，湖北襄阳人）担任安边厅同知（相当于县令）。

序

汪京在任期间，为更好地加强对马边的开发和管理，采取了“建厅城、兴教育、修城堡、筑险道”四大举措。其中的“筑险道”，就是修筑马湖府（古时隶属叙州的今屏山县）至马边（时为马湖府安边厅）的一条宽三尺、习惯里程350华里的石板大道，号称“叙马驿道”。

“叙马驿道”从屏山出发，沿金沙江而上到达新市镇；再从新市镇沿中都河而上到达野茅溪，经马边荞坝、石丈空、靛蓝坝，翻过烟遮山抵马边县城。修路资金除国库调拨黄金一百两、大米一百石外，汪京还带头捐俸并组织募化，大大调动了本地富商和老百姓捐款修路的积极性，建设资金迅速落实。该路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六月正式动工，历时一年，于次年六月全面完成。

曾经的天然要塞，被汪京大刀阔斧，削山凿壁，点石成金。血雨腥风的古战场，从此化腐朽为神奇，成为一条通往内地和连接大小凉山的通衢大道。

为了铭记汪京倡导和组织修建这条出境通道的巨大功绩，马边老百姓将“叙马驿道”尊称为“汪公路”，并自发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孟冬在靛蓝坝境内的岩壁上雕刻“汪公路”三个大字，以示永久纪念这位为马边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首任同知。

汪京下乡发现这处雕刻后，为马边百姓对他个人作用如此夸大深感不安，当即要求所在地派人铲除，但此事却遭到当地百姓的激烈反对，身为同知的汪京对此束手无策，无可奈何。

回到县城，汪京辗转反侧：我对修建“叙马驿道”只不过起了倡导和组织作用，作为同知，本属分内之责，怎能把大家的功劳记到我个人头上呢？冥思苦想，汪京终于思考出一个既不违背百姓意愿，又能真实反映历史本来面目的万全之策。他提起笔来，饱含深情地书写了“永赖同功”四个大字，意为修建“叙马驿道”不是他汪京一个人的功绩，而是永林军（马边驻军）与赖因寨（马边县城）人民共同创建的历史奇功。并派人用糯米煮熟捣烂之后加上石灰水，书写在马边与屏山联界的火烧岩绝壁上，以示永久纪念。

至今，靛蓝坝岩壁上留下的、民众拥戴颂扬县官功绩的“汪公路”岩石雕刻，以及火烧岩绝壁上留下的、汪京谦逊回应称颂百姓的“永赖同功”

岩石书法这两处遗迹，历经四百多年的风风雨雨，仍然在大山深处熠熠闪光。

这个历史故事令我感动万分并由此思绪万千：在我们幅员辽阔的国土上，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像这样既有老百姓自发命名为县官歌功颂德雕刻树碑，而又有县官如此谦恭激情挥毫刻字赞民并存于世四百多年，至今有据可查的例子，又到底有多少？

弥足珍贵的史实，无比动人的故事，如果不把它用文学艺术形式搬上历史舞台，岂不是马边的一个重大损失？本人自知才疏学浅，对此无力如愿。于是，我先后几次到乐山、成都，运用个人多年来在省市文艺界的人脉资源，专门就此奔走呼号，终于引起一位知名作家的关注，这就是已经正式出版发行长篇小说《新津武工队》的作者林仁清先生。之后，经过多方衔接协调，县上终于在2016年初同仁清先生达成共识，撰写事宜尘埃落定。

此后，仁清先生多次来到马边，查阅收集相关历史资料，实地走访不少历史老人，在取得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便开始正式写作。或许因为我在其中扮演了牵线搭桥“红娘”角色的原因吧，在历时半年多的阅读写作过程中，仁清先生坚持每写完一章，便在第一时间传过来，谦恭地嘱托我帮助修改。说实话，我哪敢班门弄斧？但是，出于对友人真诚信任的感动和辛勤劳作的尊重，我只好勉为其难地帮助“推敲打磨”，权当扮演一个校对员的角色呗。就这么两地传书持续半年至2016年7月底，《永赖同功》这部20多万字的历史长篇小说终于如愿杀青。

在认真阅读仁清先生《永赖同功》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我不断地被感动着。首先感动于故事主人公汪京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优良品质，感动于他情系百姓、务实做事的奉献精神，更感动于他人性至上的执政理念和精心营造的民族融合和谐氛围。其次感动于仁清先生用优美文笔向读者娓娓道来的一个又一个故事。这些故事，可谓悬念迭出、险象环生，高潮迭起、精彩不断，令人爱不释手。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仔细品味四百多年来一直让小凉山人民津津乐道的马边首任同知汪京的真实故事，阅古思今，我们不能不产生诸多联想：如何做人，怎样为官？从历史到现实，始终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永赖同功

“金碑银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虽然谦逊的汪京始终保持自知之明的高风亮节，但这丝毫没有影响老百姓对他“人性至上、融合为本、勤政务实、廉洁奉公”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的赞誉。这是因为，汪京没有把同知当成官来做，而是把它作为为民办好事、实事的舞台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老百姓的由衷敬重。由此说明一个道理：为官，重在做事！

《永赖同功》是一部知识性与可读性很强的历史小说，是一部细腻描写小凉山风土人情的纪实文学，更是一部激励后人时刻牢记宗旨、现代感非常强烈的正能量乐章。

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百姓也好，官员也罢，如果能够抽出一点点时间，认真阅读一下《永赖同功》这部历史小说，我想，于国、于民、于己，都一定是有益的。

是为序。

2016年8月31日于马边

CONTENTS
目 录

序	张三才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20
第三章	38
第四章	59
第五章	74
第六章	95
第七章	111
第八章	129
第九章	147
第十章	163
第十一章	179
第十二章	196
第十三章	216

第一章

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七月三十卯时，东山顶泛起熹微的鱼肚色，风在山谷肆意呼啸，此时山清气爽，小凉山正在酣睡。

一匹棕色的骏马在小凉山的官道上风驰电掣，翻飞的四蹄扬起尘土，像条长龙弯弯曲曲地蠕动，若隐若现，清脆的马蹄声没有惊醒打鼾的人们，也没有吓飞早起的鸟儿。马儿跑了一个时辰，高远的天空乌云密布，一只雄鹰展翅翱翔，追赶奔驰的骏马，一声声尖叫，仿佛在催促：快啊，再快啊——

马匹像山里的精灵，一会儿出现在山道，一会儿在山顶，一会儿隐没山涧，寂静的山谷里回荡着马蹄的哒哒声，一座座形状奇特的山峰迎面扑来，瞬间又抛向脑后。马背上，年轻强壮的士兵不停地用双脚拍动着马肚，用鞭子抽打马屁股，嘴里骂骂咧咧地吆喝：“驾，驾——”

三尺狭窄的官道，依山依河而盘绕，不适宜快马驰骋。非千钧一发之际，谁会在羊肠道上快马加鞭？

时令尚未入秋，酷热正当时，成都更是闷热，知了躲在树杈上鼓噪。繁华的街道上，依然有许多散漫行走的官太太、市民、小商贩、外地人等，引人注目的是小脚女人們的碎步，令看的人汗水直流。她们不过问谁做了皇帝，战争离她们更是遥远。

成都有很多王府和衙门，被标志出来的：南川王府、庆符王府、德阳王府、太平王府、富顺王府等。然后是四川布政使司、巡抚、都司、按察司、长使司、提学道台、察院、茶局司、税课司等衙门。

王府人气旺盛，人来人往，衙门就显得非常冷清。衙门向南开，有理

无钱莫进来。

徐元太坐在巡抚衙门大厅里看书，他是书不离手，即使在战场上，也拿着书。世人说他是无书不读，尤好读兵书。他坐在沉重的太师椅上，下午落西的阳光照射进来，厅里耀眼亮堂。他的一颗大脑袋非常醒目，留着关公的长胡须，浓眉大眼，很有一股杀气。他是前年万历十三年（1585年）调任的四川巡抚兼总督，肩负平叛西南各地多民族骚乱的重任。

巡抚衙门在成都东门，是明朝新建的，没有其他衙门那般恢宏气派，只是讲究实用，由此可以看出，明朝的经济正在走向衰落。进大院就横着一栋巡抚大堂，就像进庙宇就是大雄宝殿似的；大堂两头都可以进出后院生活区。徐元太的随从们和他的吃喝拉撒都在后院，这里原来是光秃秃的，他来后才移栽了几棵大的桂花树，一些花花草草，后院方有了些许生气。

徐元太是一个传奇的人物，字汝贤，号华阳，是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一路做官，政绩卓异，擢吏部主事。他在担任会试的同考官、分校闈试时，提拔了很多知名人士。万历五年（1577年），恰好权相张居正的三个儿子都参加这科的考试。其他考官慑于张的权势，准备同时录取三人。徐元太独持异议，结果张懋修、张敬修落榜，张居正大为恼怒，找借口将他贬为山东参政。

徐元太不是天生就喜欢读书。小时候，他们兄弟俩游手好闲，被县学除名，恰好又遇上他父亲徐衢在浙江做典史小官，冒犯了巡按御史，打了屁股。徐衢羞愧难当，辞职归里，发现两个儿子不争气，就号啕大哭：“徐家后继无人啦！”

两弟兄倍感羞愧，从此发奋读书，双双考中进士。徐元太恰好分到巡按御史的家乡做官，天意啊，可报父亲之仇了。他父亲知道后，阻止道：“他乃我家恩人，若不是他打了我的屁股，会有你们的今天么？！”

徐元太上任后即去感谢这位巡按御史，后来他们还成了忘年交。

黄山进来通报，汪京来了。黄山是徐元太的贴身侍卫，一身功夫，20岁就跟随徐元太，已经三年了，就像包公身边的展昭。不同的是，展昭一表人才，黄山的头部却高低不平，看上去像匹山，脸也不怎么周正，只是看着顺眼不恶心而已。他有两个特点，忠心和无畏。

汪京，42岁，中等身材，略显偏瘦，面部斯文，走路却大步，仿佛是赶考。汪京是湖北襄阳人，字佳山。1573年中进士，是年27岁任夔州别驾，新安洲知州，六品官。汪京一生长袍官服，头戴乌纱帽，脚蹬官靴，

走起路来乌纱帽的两只耳朵直摇摆。他是徐元太向朝廷借用的人才，做西南平叛的高级参谋。去年和今年松潘及建昌战役，汪京并没有上阵厮杀，可徐元太却报请朝廷为他请功。昨天圣旨到，官升五品。

汪京进了巡抚大堂，徐元太见他满脸是汗，说道：“后院用茶。”

他们来到后院的桂花树下，八月桂花香，现在尚欠时日，绿叶的枝干上，少许含苞待放。虽然没花香，但茂盛的树冠下清幽凉爽。树下茶几上的瓷瓶里插着一束红黄白的野鲜花，汪京一看便知是筱筱姑娘的杰作。

徐元太知道汪京这人中规中矩，他不请，是不会来的。即使来了，说完公事就走，基本不会到后院与他闲聊喝茶。徐元太建议：“我们都把官服换了，在家里随便点，也凉快。”

两人便装落座，筱筱拿来一把芭蕉扇，一把纸折扇。扇子在明朝很是盛行，特别是折扇，既是散热的工具又是身份的象征，文人墨客摇着，侃侃而谈，在纸扇上吟诗作画，温文尔雅又风度翩翩；官人摇着折扇，像诸葛亮似的表现得满腹韬略；美女拿着就是一件装饰品。明朝的折扇流入欧洲，成为上层人士特别是贵夫人小姐们夏天必不可少的随身之物，点缀着她们的生活。筱筱为他们泡上盖碗茶。盖碗茶流行于西南各地，简单方便，但茶碗讲究，须是上品的瓷器，明朝的瓷器已发展到了顶峰。茶碗上的图案有铭文、寺庙、神仙人物，也有瑞兽、卷草、扁菊、花卉各种纹饰。透过纹饰中的铭文和祈祷神灵保佑的画面，可知战争不断，而人们渴望太平祥和。

南北东西的人，口味不一，难以调和，唯有喝茶能相通。

筱筱泡好茶，说：“大人，请喝茶。”声音甜美。

汪京仿佛没见过似的，有失身份地上下打量。筱筱今天穿一身绿，像片荷叶，许是天热，两个脸庞红彤彤的像熟透的苹果。

徐元太哈哈大笑：“怎么，不认识了？”

汪京自知失态，叹道：“真是女大十八变啊，天府出美人！”

筱筱是松潘战役胜利后，途经都江堰捡回来的。那时候，筱筱14岁，瘦骨伶仃，披头散发，一双没有缠过的大脚饿得走不动路。缠脚是女人追求时尚审美，穷困潦倒家庭的女孩不缠脚，是没资本追求自己的美。徐元太就根据她的体型，取名筱筱。

筱筱续完水，冲汪京莞尔一笑：“汪大人就爱取笑小女。”

汪京一本正经起来：“这不是在告状么？”

徐元太笑而不语。

筱筱婀娜地走了，汪京把话题转到公事上：“西南平叛已结束，我也该走了。”

徐元太问：“念家了？”

徐元太与汪京的老师汪道昆是挚友，认识汪京后，他们也成了挚友。

汪京笑道：“我实在想不出留下来还有何用。”

徐元太这几天也在向朝廷上奏关于去留的折子，可面对下属他不能表露出来，便玩笑道：“昨天朝廷才晋你为五品，今天就迫不及待地想衣锦还乡了？”

汪京做出一副冤枉状：“惭愧啊，我无功受禄！都是徐大人偏爱，哪敢谈衣锦还乡呢。”

徐元太正色道：“为官者，上对得起朝廷、父母，下对得起百姓、家庭，你做到了，有什么惭愧的？”

“这样说，我差得还远。”汪京内心真的感到有点不安，他的升迁都会牵扯到朝廷的言官们，不知那群循规蹈矩的书生会讲他什么。汪京自己也认为，战场上没有动过刀枪，地方上也没为老百姓做件实在的事，对待家庭就更别提了，说不准回去老婆孩子都不认识他了呢。

徐元太端着茶具，用盖子轻轻地拨动茶碗里漂浮的茶叶，然后用盖子隔着茶叶，喝了一口。他喝茶的功夫已经很娴熟，汪京大为吃惊，徐元太生存能力太强，走到哪里很快就能适应。他汪京就改不了家乡湖北的生活习惯，不过他也没想过要到全国各地去做流官。

徐元太放下茶碗，真诚地看着汪京道：“我上奏朝廷为你请功，不是无中生有，松潘、建昌两战，要不是你苦口婆心为百姓着想，我不知要多砍下几千脑袋。”

去年春至夏的松潘之战，徐元太采纳了汪京的建议，先大集各路兵马，给叛军以强大的心理压力，然后采取分散、瓦解，将少数顽劣分子和普通叛军区别开来。开战时，在阵前树立红、白两面旗帜，下令凡是良民被挟裹为叛的站在红旗下，虽然参加了叛乱但是有悔改之意的站在白旗下，可以免罪，既往不咎。这一招果然有效，既减少了无谓的战争伤亡，又很快将少数叛乱首领孤立出来。其首领国师喇嘛、湾仲等被捕获，初战告捷。官军又乘胜攻破丢骨、人荒、没舌三个实力最强的边寨，其他小寨眼看大势已去，或战或降，战事很快结束。

冬天，建昌与越嵩邛部黑骨夷又发动了叛乱。徐元太再次接受了汪京的建议，任用大将李应祥、参将朱文达，统兵一万八千人，直捣叛军巢穴，屡战屡胜。徐元太采纳汪京的“以夷制夷”的策略，征集了三千剽悍的盐井刺马兵，将前来偷营的建昌首领安守一举擒获。其他叛军首领逃往大孤山，最后全军覆没。

汪京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又不是我的发明。再说，我不过耍耍嘴皮而已。”

徐元太很欣赏汪京的睿智和正直，他不想再听汪京的谦逊话了，当然，汪京还有一个顾虑，晋升太快，容易成为出头鸟。

徐元太岔开话题，问汪京：“你老师可好？”

汪京回答：“他老人家好得很呢。”

汪道昆，字伯玉，号南溟，又号太函，明代文学家。安徽歙县西溪南松明山人，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中进士，少年得志，堪称一帆风顺。历任义乌县令、襄阳知府、福建副使、兵部左侍郎等职务。

徐元太起码高出汪京一个脑袋，他一生桀骜不驯，刚直不阿，得罪权贵无数，却唯独敬重汪道昆：“你老师不仅是当今的文学家，还是抗倭名将，文武双全啊，我这一生就服你老师！”

“我忐忑得很呢，就怕辜负了老师的期望。”汪京是文官，不能上阵厮杀建功，只能做参谋。他也学过功夫，却不能派上用场，还经常自嘲：我的功夫是用来强身健体的。

徐元太问：“对待边疆的民族，你有什么见解？”

汪京经常都在思考这些问题，随口便说：“朝廷对待他们的策略，羁縻与因俗施化。前者立足于控，而后者着意于导。控字当头，彰显的是武力；导字当头，提倡的是仁义。偌大一个朝廷，没有威严不行，但一味地杀气腾腾，最终难以让反抗者心悦诚服。恩威并济，恩字当头，此为最佳策略！”

徐元太连连点头表示赞同，接着又问：“我们要是再与他们打仗，应该怎么做？”

汪京道：“他们主要是游牧民族，与他们作战，一是要做好缠斗的准备，要有充裕的时间；二是要建立强大的骑兵队伍；三是要抢占到关键的战略要地。”

徐元太哈哈大笑，他今天心情很好：“佳山贤弟，你完全可以带兵打仗啊！”

汪京喝口茶，摆摆手：“我只是嘴上功夫而已。”

两人一会儿嘻嘻哈哈闲聊，一会儿正儿八经说事。太阳西坠，炙热减退。筱筱又来续水，16岁的筱筱皮肤白嫩，瓜子脸，柳叶眉，灯笼眼睛大而含情，身材苗条结实，胸脯饱满，简直就是大姑娘了。她关心道：“老爷，你们喝得太久，该换茶了。”

汪京客气道：“还可以喝。”

徐元太同意筱筱的建议：“换茶。”徐元太是想留汪京一起吃晚饭，来了快三年，也没请汪京吃过饭。

筱筱把残茶倒了，泡上新茶，两人喝到日落西山，然后共进晚餐。一张八仙桌，就坐了四个人，徐元太、汪京、黄山、筱筱，其余下人都在外面。徐元太说：“我一直没把黄山、筱筱当外人。”汪京也觉得有黄山、筱筱在心态年轻多了，不然两个老态龙钟的男人面对面吃饭，没盐没味的，多没劲啊。每道菜都是标准的川菜，汪京习惯辣椒，却一直没习惯花椒，麻得嘴皮都打哆嗦，经过喉咙，仿佛呼吸都受到了威胁。筱筱见他吃得艰难，就笑道：“汪大人，学吃花椒容易，经常含一颗在嘴里，几次就习惯了。”

徐元太也没携带家眷，打仗带着不方便，再说平乱结束就得回京城。家眷们也不愿意离开京城到成都，路途遥远不说生活也不习惯。西南基本平定，就像汪京说的，是该回去的时候了。朝廷的圣旨在这时候就像睡着了似的，回成都半月有余，他也上奏了朝廷，几个折子都批了，就是回去的折子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徐元太和汪京喝着酒，筱筱晃来晃去地就像他们的下酒菜，筱筱给徐元太和汪京斟酒，提醒着汪京夹菜。两人慢饮细咽，说着闲话。筱筱时不时从中插话：“你们饮酒怎么不作诗喃？”

徐元太又哈哈大笑起来：“我们打仗才作诗呢。”

汪京从做官以来就没写过诗，他整天忧心忡忡的，生怕做不好自己的官，丢了老师的脸。汪道昆可是当今名人，他又是得意门生，每月书信不断，大小事都得汇报给老师，哪还有闲情逸致赋诗。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老师汪道昆的诗作没被大家认可，如果他作诗，就有跟老师较劲的嫌疑。他老师的特长是戏曲创作。

黄山吃饭如虎，几口扒饱就出去了。天暗下来，饭厅里开始点灯，是几根粗大的蜡烛。

筱筱问汪京：“什么菜下酒最好？”汪京回答：“油酥花生米。”

筱筱笑得嘎嘎的。

黄山跑进来通报，马湖府鸡毛文书到。

早晨马湖府快马出发，天黑就到了成都，堪比杨贵妃送荔枝的速度了。中途不知换了多少匹马多少个人，可见事态的严重。

徐元太看了文书，酒意全无，大惊失色，呼呼叫嚷：“反啦反啦！”

汪京问：“谁反啦？”

徐元太把文书递给汪京，道：“佳山啊，你不是想走了吗？不是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吗？这下来了。”

小凉山马湖土知府安兴、千万惯土司杨九乍、建昌土知府撒假公开造反，在赖因（马边）、烟峰、荣丁等地大肆抢掠，杀害掳走百姓三万多人，很可能要围攻马湖府。

汪京看了文书，也感到事态严峻。三股势力是整个小凉山的大部，幸好峨边和夷都土司没有参与。

今年七月刚把建越平息，战火又起。凉山真是令人头疼的地方啊！

驻守马湖府的官员武将，历朝历代都有被诛杀的。改土归流（取消世袭土司，改汉人为知府，有一定的任期，称为流官）前，安氏家族从汉武帝到明朝世袭马湖土知府，从明洪武四年（1371年）至弘治八年（1495年）传袭五代七任，一百二十余年。

安鳌被杀后，马湖府改设流官，安氏世袭土知府告终，走向衰退。朝廷授程春震为第一任马湖府知府流官。

徐元太面对凉山三雄，有点犯难。首先是兵力不足，再就是地势的陌生。世人常言，大凉山山小，小凉山山大。小凉山高山林立，峡谷纵横，地势险要，不宜大部队行动。当年诸葛亮那么多兵马都费尽了心机。这次要是失败，前两次的平乱无功可谈了。

“佳山贤弟，这次恐怕要劳驾你先去了哟。”

汪京心里却没底，问：“怎么个去法？”

“我即刻上奏朝廷，建议任命你为马湖府同知，兼永宁军通判（筠连、叙永、古蔺的军队合称永宁军）。 ”

汪京没想到徐元太把他推到了战争的前沿，他既激动又担忧，在心里反复掂量自己，能否胜任。徐元太见汪京闷头不语，着急问：“你不会临阵脱逃吧？”

“你觉得我能胜任吗？”

徐元太说：“你都不能胜任，我们明朝就没人啦。等朝廷圣旨一到，我

就把你的家眷接来陪伴你。”

“做人质？”

徐元太哈哈大笑，他知道汪京接受了：“就算是人质吧。”

目前马湖府能调动的兵力只有三千，将领三个，李献忠、刘纪祖、尹从寿。

徐元太对汪京说道：“三个将领你不熟悉，知府尹廷俊你们是认识的嘛。马湖府城墙坚固，纵使他们有几万兵马，没有火枪，是不易攻下的。佳山贤弟，你就放心去吧。我调集好兵马，就进来剿灭他们。”

汪京问：“你到哪里调集兵马？你能把神机营调来？”

徐元太一下语塞，明朝实行的兵役制度是朱元璋一手草创的军户世袭制，军士编制在卫所中，平日屯田，战时保护地方。明朝开国时期士兵总数曾高达一百八十万，这样庞大的军队，如果不能自给自足，全靠老百姓供养是不可能的，所以朱元璋采取了军户世袭制方法，保障了军队平战两栖。

按说这种方法在当时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故朱元璋曾得意地宣称：“吾养兵百万，却不费百姓一粒米。”但结果只是养活了百万名集体农庄的农民而已。明朝中后期，卫所军队与普通农民无异，毫无战斗力。无可否认，军队的战斗力肯定会因为屯田劳作而减少训练时间，削弱专业强度，一旦爆发战争，即便是拥有装备精良、盔甲鲜明的明军，却也打不过装备落后的其他民族。

“我怎么能调得动神机营哟。”徐元太再厉害，也清楚自己的分量。

神机营是明朝永乐八年（1410年）明成祖朱棣在京军中组建的枪炮部队，命名为神机营。这种独立枪炮部队建制，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世界各国都处于领先地位，比欧洲最早成为建制的西班牙火枪兵（创建于1510年），要早一个世纪左右。神机营担负着“内卫京师，外备征战”的重任，是朝廷直接指挥的战略机动部队，也是战场上的“杀手锏”。

汪京建议：“还是要去贵州杨应龙处调兵。”

杨应龙（1551—1600），四川播州世袭土司，杨氏地方政权的第二十九代统治者。明代时，在播州设立宣慰使司，驻地贵州遵义。隆庆五年（1571年），杨应龙世袭了父亲杨烈的播州宣慰司一职。万历十四年（1586年），杨应龙升任都指挥使，因从调有功，加封为骠骑将军。万历十四年（1586年），向朝廷进献大木美材70棵，受赐飞鱼服与都指挥使职。